

# 英雄血灑一江山

鄭天翼

## ——追憶王生明將軍

### 整編受訓時的印象

民國卅八年，我隨軍自廈門撤退來台，奉撥編為東南長官公署政幹班校官隊學員，駐於新竹山崎營房。當時的我，是全隊年歲最輕、階級最低的一員，一些年長資深的學長，多以「小鬼」稱之而不名，我對此軍中習慣性的暱稱，感受親切，並不為忤。於是每逢「小組討論會」、「派公差」，經常抓我當「紀錄」或「跑腿」，我也樂此不倦。

我們睡的是雙層通舖高架床，課餘假日，一些學長總喜歡在通舖上圍攏「打百分」、「下象棋」，或到營門外的「清玉茶室」沏杯香茗，擺擺「龍門陣」。不然就到「一分利菜館」喝兩杯清酒，閒話戰場滄桑。實在說：於當時收容整編中，能專心讀書的人並不多。

可是，我獨發現一位五短身材，面色頰紅的上校學長，平時總是捧著一冊總統訓詞或一份中央日報默默的讀，且用筆將要點勾劃。他穿著一套舊軍服，打著上細下粗的呢綁腿，穿著一雙帶絆的黑布鞋，加上一口湖南官話，「平平凡凡地

，有三分土氣」，這是我對當年的王將軍初步印象。

那時，我尚不知道他的大名，直到一次小組會議，討論「剿匪戰法」時，我又担任紀錄，對十幾位老大哥的南腔北調，慷慨陳詞，實在難以聽記詳盡，就請主席宣布各自交來發言單以便整理，但是，結果交來發言單的僅有一位，那就是我所初識的王生明上校。

他的口才雖不太好，但却發言充實，條理分明，且戰場經驗豐富、不誇張、不衝動，是屬於剛毅木訥型的人。我更發現他平時生活嚴肅節儉，從不到營外閒蕩閒坐。尤其待人謙和，更不和其他學長一樣喚我「小鬼」，祇以「老弟」稱之，我也回稱「王大哥」以示尊敬。

### 風雨濕衣一絲不苟

數月後，我奉編入政幹班第一期受訓，遷往北投幹校，王學長分發何處失去連絡。我於結業後，奉分派第六十七軍軍官戰鬥團（後改編為第四軍官戰鬥團）政治部主任少校組訓官，當我前往報到，才知道他已先我就任同部隊第三大隊副大

隊長職。

他聞訊熱情的趕來看我，這時，我雖在私下仍尊稱他「王大哥」，但遵照部隊禮節規定，我應「報告副大隊長」了！雖然他仍是那麼謙和。

不久，部隊奉命開赴外島，担任下大陳島防務。大陳貧瘠荒涼，缺水、缺菜，道路崎嶇，不能行車，軍民生活艱苦。但是，為了痛擊犯匪，官兵晝夜加強備戰。我担任的組訓工作，為了保證貫徹統帥部的命令，也經常召開各種會議。

記得於一次會議前，正值風雨交加，王副大隊長披著一件公發的斗篷雨衣，冒著七級風首先蒞會，軍服、綁腿、鞋襪，均被雨水泥濘浸透。原來他的防區最遠，路況最差，逆風徒涉泥漿，約一小時始達，我連忙拿出我的乾軍服想請他替換以免受涼，但是，我高瘦、他矮胖，制服並不合身，這時開會的時間已到，他為恐勉強替換，會肇致「服裝不整」遭受長官見責，就婉拒了我。當部隊長蒞會後，立刻發覺他穿著濕軍服，就請他即時更換，他才從命。態度誠摯自然，毫無矯情做作。當時我對他的不避風雨、守時守紀、自律自愛的表現萬分感動。

開會時，我才發現他往常頰紅的臉色已被烈日晒黑脫皮，嘴唇皸裂成瘡，發言的聲音沙啞，說明了他工作的勤勞辛苦。

會議分配各員「研讀心得寫作」，限期呈繳。會後，各員多以工作繁忙為由，要求延期繳送，或屆時請人捉刀，或簡略敷衍付送來，獨有王副大隊長，於限期當日，海風怒吼的深夜，他穿著戰鬥服裝，腰佩手槍，帶著一身寒露，來到我辦公室兼寢室的土堡內，喚醒了躺在行軍床上的我：

「對不起！老弟！打擾您休息！」

我聞聲掀被而起，他連忙替我披上大衣，歉意地說：

「我的心得寫了很久，剛才趕完，趁著查哨後送來，請指教！」

燭光下，他氣喘吁吁地一臉誠摯。

當我接過那厚厚地一冊心得寫作，概略瀏覽，雖然大字縱橫，但却書法恭整，文詞雖間有晦澀（恕不敬），但却內容充實。他的踏實執著、守時守信，併同我過去的印象，使我真正認識：我面前的王大哥，確是一位忠誠剛毅的標準軍人，堅貞不渝的領袖信徒，只見一義的死節之士。我很感慨，也很激動，燭影搖曳下，我偷拭了眼角滲出的淚水……

## 王太太帶來的包裹

數月後的一天下午，忽接上大陳防衛司令部轉來國防部電令，指定我這業務幕僚來台北開會，並令即日先來總部報到，以便翌日拂曉，搭乘

運補回程的水上飛機——藍天鵝至台北。

這消息很轟動，因為部隊自駐戍以來，我是第一個回本島的人，當即準備資料行囊，寫報告、領旅費、辦交代，即到碼頭準備搭專船赴大陳總部。這時，忽見王副大隊長匆匆趕來：

「老弟！拜託把我這個月的薪餉交給我內人，她來信說孩子升學需要錢用，我剛辦借支才趕來的！」他氣喘著一面揩汗。

「報告副大隊長！我一定遵辦！下了飛機報到後，我即按址送到府上！」我一面說，一面仔細察看餉袋上他書寫的地址。

到達台北報到後，即往指定的宿處「陸軍總部戰友廳」找到床位，放下行囊，即搭公車到松江路王公館送錢。

那是一棟獨院洋房，花木扶疏，格調高雅，但是一應聲開門的王嫂子，卻是布衣布鞋，一身樸素。住的僅是一間廂房，一床一几，陳設簡單，廚房是在門旁用鐵皮搭蓋的，兩三個煤球放在甕旁，清寒的情況與這房子的氣派很不調和？

王嫂子很客氣的向我道謝，接過了餉袋，並記下我住「戰友廳」的房號，約定於我返防時，託我帶些東西給副大隊長，但是她執意屆時要親自送來，不讓我來取。

當我辭去，在不遠的街角候車，巧遇一位住在鄰近的老同事，他也是王副大隊長的老部屬，從他的口中得知：「王上校現住處，是借住他老長官的家中，他一向清廉，在台灣並無片瓦寸土，生活清苦，每逢月終，無菜下飯時，全家就用辣椒醬油拌飯，或用青菜豆芽黃麵條……」方才

釋開我剛才的疑團。

返防前一日，我回戰友廳，服務員告訴我：「剛才一位王太太柳女士帶著一個男孩來找，留下一個小布包，一張便箋。我展視留箋，確是署名柳淑輝的王嫂子所寫，筆跡秀逸，文詞簡潔。那隻小布包，沉甸甸地，縫得很方正。當我返防後，王副大隊長聞訊來取，我開玩笑的說：

「王大哥！嫂夫人如果送給你好吃的東西，我就要不客氣的分潤一點哩！」

「一定！一定！」他一面笑著說，一面用七首拆開那隻小布包。

我怔住了！原來那裏面祇是兩雙帶絆的布鞋、兩雙縫底的線襪、一件手織毛背心、一個針線包和幾塊洗面皂……

## 戰鬥英雄——江殉國

一年後，部隊返防，王副大隊長留任一江山地區指揮官。不久，我也奉調台北林口，輔導自韓國歸國的反共義士。四十三年終，共匪進犯一江山，他率部浴血奮戰，殲匪數倍，這消息震撼了世界，接著報導他當選「戰鬥英雄」，將在四十四年元旦，在台北火車站集合各路英雄，由他率領接受表揚的消息。我聞訊非常興奮，趁著當日休假，一早就自林口駐地趕來北市車站，想偷窺一下他的英雄風采，滿足我「相與有榮」的心理。於人頭攢動、軍樂悠揚聲中，看到他正披著綵帶，整理隊伍，我高興地不能自己，仗著穿著一身軍服的方便，就迎上前去：

「王大哥！恭喜您！」我已忘記在那個場合

應尊稱他的官職。

「哦！老弟！你現在那裏服務？」他緊握著我的手，看了看我的臂章。

「報告指揮官！我在反共義士戰鬥團當中隊指導員！」

「好！好！好好地幹！老弟！好好地照顧他們！」他握緊我的手，熱情的搖撼著。

「是的！王大哥！我以您為榮！」我又有些激動，喉頭彷彿有些哽噎：「我希望您再領導打一個轟轟烈烈地勝仗！」

「好！」他緊繃著雙唇，雙目炯炯地向我注視，左手又加強了握力。

他這隻有力的手，在分別十八天後的下午三時卅分，在指揮一江山七百廿位烈士，對抗共匪

瘋狂地三棲進犯，於殲滅數倍匪兵，彈盡援絕的最後一秒鐘，拉動了自戕地一顆手榴彈，而壯烈成仁了！他已充分發揮「革命魂」與「軍人魂」

，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後，踏著北伐、抗戰、剿匪，諸先烈的血跡，為保衛基地而奉獻犧牲，

再次贏得「英雄」的榮耀，使舉世同欽！萬古留芳！

追憶往事，依稀目前，尤其車站話別，他雙目炯炯，鏗鏘有力的答應我一聲「好！」字，音容宛在，手澤猶溫。他沒有使我失望，我已真實

地獲得「相與有榮」的無上光榮！

但是，我對他的期勉祇唯慚愧；他昔日的老弟，已是華髮星星，限齡奉退了！雖然我一向於軍中，目前於社會，均在「好好地幹」！但和他

的轟轟烈烈相比，總覺平庸平淡的一無是處，且一事無成，尤覺自慚形穢，益感仰之彌高。

王大哥！請原諒我的拙劣！並請賜予默佑：那就是一旦反攻令下，希望我這後備軍官，能俾

獲徵召，得以再披戰衣！重上戰場！能與您的哲嗣現已畢業政工幹校，投身軍旅的應文世兄並肩

作戰！消滅禍國殃民的毛共爪牙，解救大陸同胞，以慰您的在天之靈！

#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壹幣柒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宛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定價台幣柒拾元。

談戴笠將軍的名著：

## 中外文庫之廿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 定價壹佰貳拾元

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，包括「空前國難」「華北之行」「陪都重慶」「太行二年」「陝西緝私」「後套練兵」「太原肅奸」「將星殞落」等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。定價壹佰貳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立即寄書。